



第二千三百五十七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2年4月20日星期二中午12时30分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卡曼达·瓦卡曼达先生(扎伊尔)

成员：中国

法国

圭亚那

爱尔兰

日本

约旦

巴拿马

波兰

西班牙

多哥

乌干达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美利坚合众国

梁于藩先生

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

卡伦先生

多尔先生

西堀先生

努赛贝赫先生

奥索雷斯·蒂帕尔多斯先生

韦兹纳先生

德皮内斯先生

阿乔伊先生

伊鲁姆巴先生

奥温尼科夫先生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

本记录载有以英语所作发言和以其他语言所作发言的英语口译译文的最初文本。最后文本将在《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中刊印。

更正仅限于发言原文。更正应写在一份印发的记录上，经有关代表团成员签字后，在文件印发日期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866号，A-3550室)。

中午 12 时 45 分会议开始。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被占阿拉伯领土的局势

1982 年 4 月 12 日摩洛哥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4967)

1982 年 4 月 13 日伊拉克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代理常驻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 (S/14969)

主席：根据前几次会议就这一项目所作的决定，我邀请以色列代表和摩洛哥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我邀请孟加拉国、吉布提、几内亚、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马来西亚、尼日尔、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索马里、苏丹、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土耳其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应主席邀请，布卢姆先生(以色列)和姆拉尼·曾塔尔先生(摩洛哥)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在安理会议席就座；索布汉先生(孟加拉国)、法拉赫·迪里尔先生(吉布提)、库姆巴萨先生(几内亚)、克里什南先生(印度)、贾拉尔先生(印度尼西亚)、拉贾伊-霍拉萨尼先生(伊朗)、穆罕默德先生(伊拉克)、布尔温先生(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扎伊纳尔·阿比丁先生(马来西亚)、奥马尔先生(尼日尔)、奈克先生(巴基斯坦)、阿拉加尼先生(沙特阿拉伯)、吉戈先生(塞内加尔)、阿丹先生(索马里)、阿卜杜拉先生(苏丹)、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基尔贾先生(土耳其)和卡西米先生(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我要通知安理会成员，我收到了科威特代

表的一封信，他在信中要求邀请他参加讨论安理会议程上的这一项目。按照惯例，我建议，如果安理会同意，我就根据宪章的有关条款和安理会暂行议事规则第 37 条的规定邀请该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因无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应主席邀请，阿布勒哈桑先生(科威特)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继续审议议程上的这一项目。

安理会成员收到了文件 S/14985，其中载有约旦和摩洛哥提出的一项决议草案。伊拉克和乌干达也已成为这一决议草案的提案国。

努赛贝赫先生(约旦)：我代表决议草案 S/14985 的提案国和提出控诉的国家，荣幸地向安全理事会提出上述决议草案，敬请将它付诸表决。

1982 年 4 月 11 日复活节星期日，残暴的以色列人武装袭击伊斯兰教最神圣古老的殿堂之一，以及因此而使很多人丧生和受伤，这件事使整个文明世界都感到震惊。随后发生的而且今天仍然使被占领土上手无寸铁的平民深感苦恼的一系列恐怖事件，应该使安全理事会的良心感到极度的不安，我们要求安理会履行自己的义务。

我有责任十分清楚地说明，提出控诉的 36 个国家认为，今天我们讨论的这一决议草案的案文远远没有全面概括那些滔天罪行，这种罪行只是以前一直在犯而未见稍减并将继续犯下的罪行的一部分。但是为了迫切需要获得尽可能多的理事国的赞成票，提案国认为谨慎的做法是提出了一个象目前这样温和的决议草案，使之能够合乎安全理事会的口味。安理会已对这些重大事件进行了激烈的辩论，我没有别的可补充的了，只是要谋求你们的支持，并要求将这一决议草案付诸表决。

德拉巴雷·德南特依先生(法国)：安理会今天开会审议伊斯兰国家在一桩特别严重的事件发生之后提出的控诉，对于这一事件我国政府并不是没有注意到。法国理解这些行为所引起的反应，这些行为不仅

是一种罪恶行为，而且也是一种亵渎行为，因为这是正当信徒聚集起来祈祷的时候，对伊斯兰圣地——奥马尔清真寺和阿克萨清真寺——进行的袭击。

近来的一些悲惨事件已使法国政府深为激动，因而它对这一新的悲剧不能漠不关心。它怀有和伊斯兰会议41个成员国同样的情绪，同时也和它们一样对刚刚犯下的无可辩解的罪行感到愤慨。法国坚决谴责这些行为，应对这些行为负责的人应该受到严惩。以色列当局今后必须采取必要措施，防止此种悲惨事件重演。法国要再次提醒以色列，需要保证尊重适用于占领区的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第四公约。

我国政府深信，防止此种行为的最好办法是恢复信任的气氛，教导人民树立和平精神，防止不管哪一类狂热分子玩弄阴谋诡计。只有在有关各方进行对话和努力达成协议，才能创造谅解的有利气氛，从而使有可能保持耶路撒冷城独有的世界性。实际上，只有通过不同信仰之间的互相尊重，通过各种信徒之间的相互联系和表示善意，才能保持那个城市的神圣性质。那个城市应该是集会的好地方，而不应是流血和进行无益对抗的地方。

正如摩洛哥的哈桑二世国王陛下给安全理事会的一封信中所说的，伊斯兰教导人们要容忍，并在它的圣经中提出，人们要以温和的方式行事，以便用最恰当的方法促使敌人认为他们是朋友。我国赞同这一教导，因为它是三大一神教教义的核心。

韦兹纳先生(波兰):安全理事会再次举行一系列紧急会议，审议被占阿拉伯领土上发生的一些严重事件。安理会再次被要求解决那里——具体地说就是耶路撒冷城——的局势问题，并为了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以及捍卫国际法的基本准则而采取必要的步骤。

以色列蚕食这些领土的侵略政策以及为此而采用的恐怖方法，又一次成了我们讨论的问题。

世界舆论深为震惊地获悉，一名以色列士兵武装袭击了耶路撒冷的阿克萨清真寺和岩石殿——这是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处所之一，是属于文明财富的伊斯兰

文化的一个纪念碑，也是一座极其美丽的建筑物。凶手的子弹夺走了无辜者的生命，打伤了许多人。近来在两岸、加沙地带和1967年以来以色列占领的其他阿拉伯领土内死于非命者的一长串名单中又加上了一些新的人名。这一行动只能加剧中东已经很严重的紧张局势，只能增加爆发战争的危险性。

无须指出该地区的局势是富有爆炸性的。波兰对这一问题的立场，波兰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长约瑟夫·奇雷克在1982年4月13日会见阿拉伯国家驻华沙大使时已明确无误地说明过了。在那一次会见中，各位大使概略说明了阿拉伯国家对中东当前局势的立场。奇雷克先生向他们保证，波兰将继续支持阿拉伯各国人民争取中东实现公正和平的斗争，并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侵略政策、恐怖行动以及干涉阿拉伯国家事务的做法。

现在许多国家中出现了抗议的浪潮和声援居住在被占领土上阿拉伯人民的浪潮。这种浪潮并非局限于全世界的伊斯兰居民；它还扩及到一切珍视人的价值的人们。同时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不停地进行威胁和军事准备。我们见到以色列顽固地对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加紧推行恐怖政策。

在这些情况下，安理会必须履行它的崇高职责。我们认为，安理会除了别的之外还应该强烈谴责我在上面提到的骇人听闻的行为，而且应大力强调并重申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是适用于1967年以来以色列占领的一切领土——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就象联合国的许多决议所做的那样；因为占领国要对那个黑暗的复活节星期日发生的事件负责，它必须遵守该公约和关于军事占领的其他国际文件的规定。

同时，安理会应该指出，这种罪恶行径不仅使平民伤亡，而且使人类的文化遗产遭受损失，因而也危及国际和平。

此刻我的代表团要再次竭力强调，以军事征服的办法攫取领土是不能容许的，一切企图改变耶路撒冷城地位的做法都是不能容许的，也是非法的。

最后我要强调指出，以色列只有完全撤出被占阿

拉伯领土是在该地区确立公正的持久和平的先决条件；这样才能最终防止暴力行动、毁坏和亵渎这些领土中的宗教建筑和处所。

主席：下一个发言人是科威特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阿布勒哈桑先生(科威特)：先生，科威特代表团热烈祝贺你担任安全理事会主席。这一崇高职务使你肩负重大的责任，但是我们相信，你凭着自己的才能定能应付裕如。我们保证支持你。

我们也要感谢离任主席美利坚合众国的柯克帕特里克大使在三月份所作的努力。

在美利坚合众国，对不断犯罪等候按常规对他们的前科进行审判的惯犯有一种说法，就是管他们叫“屡犯”。今天在国际舞台上有一个最恶劣的“屡犯”。安全理事会、大会和联合国其他机构数以百计的决议被置之不理，这些决议是意义重大的证据，证明以色列傲慢地蔑视世界社会和文明世界。

但是以色列这一次犯下的亵渎和背信弃义地袭击岩石殿和阿克萨清真寺——全世界八亿穆斯林第三个最神圣的圣殿——的罪行，则是怎么也不能理解而且是决不能容忍的。这也表明以色列的罪行，无论在数量上和性质上都是没有止境的。

以色列代表把这一行为叫作卑鄙的疯狂行为。自从向本组织提出这一骇人听闻的事件以来，他大约只说过这一句真话。但是我们不同意他的说法，不同意他在特拉维夫的主子及其朋友的说法，这些人几乎立刻就说，这是一个疯子干的事。

从法律上讲看来可能是如此，因为那个罪犯古德曼是在开枪时逮住的；但是正如耶路撒冷伊斯兰最高委员会的报告所指出的，有大量证据证明，一个枪手决不可能在岩石殿里造成那样大的损害。

但是这一罪行是那么严重，那么残暴，因此对它的评价应该远不止是只惩罚这一罪犯。倒不如说，对这一罪行的任何评价都应该联系几个应予考虑的有关因素，对这些因素我要列举如下：第一，这一行为不应该看作是一种孤立行为，因为它不是。同一个尊贵的圣地经历过另一次卑鄙的罪行：1979年有人在阿克萨

清真寺纵火。因此在短短的三年之内，伊斯兰教的这一个具有七百年历史的古圣殿经历了两次凶暴的罪行。这两次都发生在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圣城期间，这两次都被轻松地说成是一个疯子干的。

第二，这一罪行也应该和以色列占领耶路撒冷圣城以来在这一穆斯林圣殿底下进行可疑的挖掘联系起来看。大会曾经正确地把发掘看作是

“公然违反国际法原则和1949年8月12日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有关条款的行为，”〔大会第36/15号决议，第1段〕

并且决定

“以色列的此种违反行为严重阻碍在中东实现全面的公正和平并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同上，第2段〕

第三，这一罪行也应该和对全世界以色列青年和犹太青年灌输的那种疯狂的意识形态和哲学联系起来看。我这样说指的是以犹太复国主义首创者的伪造箴言——“将没有人民的土地给予没有土地的人民”——为开端，和以可以创造条件使这个伪造的方程式成为现实的哲学为结尾的犹太复国主义理论。为了达到这一目的，现在以色列人正按照三条同样是伪造的设想行事：整个巴勒斯坦土地是以色列的土地——或者用他们的叫法就是“Eretz Israel”——无论如何应由犹太人接管；巴勒斯坦人在自己祖祖辈辈居住的家园里成了外人，因而应该撵走，以便腾出地方给犹太人；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任何方法都是正确的。

在巴勒斯坦的以色列殖民主义移民的这一最终计划，正通过一系列非常全面的步骤有条不紊地加以实施，这些步骤包括：强行没收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威胁人民以便把他们驱逐出国，改变那一片土地的特征，以便使它最终具有纯粹的犹太特征。

通过联合国调查以色列在占领区行为特别委员会的报告，以及通过对以色列不断违反国际法或联合国宪章问题的审议，联合国是清楚知道以色列的意图的。

以色列政权的这种目无法纪的行径，正如它完全无视国际法和国际行为准则所表明的那样，对以色列

狂热分子的思想只能产生一种影响，那就是鼓励他们爱怎么干就怎么干。

现在要继续窃取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并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家园和祖国的那些狂热分子，他们使用的方法比不那么狂热的以色列人爱用的方法更加残暴，他们在以色列是属于外围团体，按照《华盛顿邮报》4月13日的报道，亵渎岩石殿的那个枪手，是

“……属于外围团体，但是这一个团体在政治上和心理上受到一个大得多的、比较核心的以色列政见组织的支持。”

对照这一背景情况，就能轻易地看出，这一滔天罪行中的凶犯不是开枪的一个人或几个人，倒不如说是以色列领导人疯狂的思想意识。一个人只要听听贝京-沙龙-沙米尔煽动仇恨的三重唱，就可以肯定在以后的岁月里，将会出现更多的古德曼。

正是这种思想意识鼓励这一个以色列士兵残酷地杀死一个七岁孩子或者刚从地里回来的一个五十岁老妇，或者鼓励另一个士兵向清真寺附近扔一颗催泪弹，尽管他在那次事件以后已奉命撤退。4月12日的《纽约时报》报道说：

“……信徒们揉着眼睛，咳嗽着走出。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被抬上救护车。几个士兵大笑着走开。”

在发生骚乱反对占领国残暴措施的几个星期中，一些十几岁的孩子从未开过一枪，只是扔扔石块，而那些爱好动枪的士兵却向他们实弹射击。这些士兵，再加上上述的那些士兵，他们都是以色列这三个头目教导出来的忠实门徒。

在本世纪的前半叶是法西斯主义的受害者的那些人，在后半叶却成了新法西斯主义分子，这真是我们时代具有讽刺意义的一件事情。这个时代的另一件具有讽刺意义的事情是，往日的“大卫”却变成了当今的“歌利亚”。这从下述事实就可以十分明显地看出来，以最现代化、最尖端的美国供应的武器装备起来的军队，似乎害怕最古老的自卫工具——石头。但是其实，所谓英勇的以色列军队并不害怕石头。他们害怕的是巴勒斯坦人反对以色列占领，——即使他

们不得不使用石头也在所不计——的意志。西岸和加沙地带民族情绪的高涨，使占领下以石块为武装的人民起来反对记忆所及最凶狠残暴的占领国，这就足以向以色列人——他们显然不善于评价历史——证明，巴勒斯坦人决心要将他们反对殖民主义移民的斗争继续进行下去，直到他们实现全部目标，而这些目标已经受到联合国各项决议的支持。

以色列人对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圣殿之一最近犯下的亵渎罪行，不能也不应该看作孤立事件，倒应看作将巴勒斯坦完全犹太复国主义化的整个渐进过程的一部分。这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要把西岸和加沙地带非巴勒斯坦化、非阿拉伯化、非伊斯兰化以便为以色列吞并这些地方作准备的宏伟计划的一部分。因此整个伊斯兰世界都感到义愤填膺，这既表现在向安理会提出的联合决议草案上，也表现在穆斯林世界为全力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斗争而举行的总罢工上。

现在是安全理事会履行它的国际责任，设法制止以色列不断违抗安理会意志的行径的时候了。现在也是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重新评价它的立场，履行它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维护世界和平所应承担的义务的时候了，这个常任理事国不分青红皂白地使用否决权，向以色列提供保护伞，让它不断地破坏世界和平。

主席：我感谢科威特代表对我所说的友好的话。

伊鲁姆巴先生（乌干达）：安全理事会又一次开会讨论被占阿拉伯领土的局势问题。仅在两个星期之前，我们审议了由于以色列政府采取的措施而引起的西岸和加沙地带的事态发展问题，这些措施清楚地表明以色列意在吞并西岸和加沙地带，并迫使巴勒斯坦人逃离该地区。

在任何地方枪击和杀害无辜平民都是令人遗憾的，应该受到谴责。在礼拜堂里发生这种事情尤应受到指摘。我的代表团和伊斯兰社会一样，对这一愚蠢的亵渎行为感到愤怒。

有人企图把这件事说成是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干的。我的代表团不同意此种解释。伊斯兰最高委员会

的声明显示，这并不仅仅是一个枪手干的事，而且还牵涉到以色列的其他士兵。

不应该孤立地看这件事。这种一再犯下的亵渎罪行是在特拉维夫当局为了改变圣城耶路撒冷的地位和特征而采取的一系列立法和行政措施之后发生的，特拉维夫当局已把耶路撒冷宣布为它的永久首都。他们这样干是蔑视大会和安理会的有关决议。以色列在被占阿拉伯领土上推行的总政策是对巴勒斯坦人采取暴力行动。正是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之下，才犯下了1982年4月11日的这一凶暴愚蠢的罪行。必须强调指出，中东骚乱的根源在于否定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和以色列继续非法占领阿拉伯土地。亵渎清真寺和岩石殿，突出说明需要迅速而公正地解决中东的这一根本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除其他事项外，必须包括以色列撤出它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巴勒斯坦人行使返回家园和自决的权利。

由于恢复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因而巴勒斯坦人通过他们的唯一代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组织)参加谈判是必不可少的。声称没有巴解组织参加也能解决问题的说法，实际上等于是把脑袋很深很深地钻到沙子。

在这次辩论中，以色列代表指控阿拉伯国家没有执行大会第181(II)号决议，但在他的发言中却引人注目地一点也没有提到以色列是否准备遵守这一决议。时间的流逝丝毫没有削弱这一决议和规定巴勒斯坦难民返回家园的第194(III)号决议的有效性。

我的代表团要强调指出，耶路撒冷所具有神圣的国际性质必须保持，否则就是冒国际社会之大不韪。

主席：现在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这次辩论的过程和我们面前这一决议草案的性质，又一次突出地证明阿拉伯各国政府及其支持者谋求对以色列实行双重标准，同时也证明这次辩论的发起者滥用了安全理事会这一机构。这种做法是在破坏联合国所剩不多的权威和效能。

尽管阿拉伯国家由于国内纠纷、内哄和无休止的背后中伤而搞得四分五裂，但它们的政府为了表现出难得一见的团结，都麇集这里以示它们一致仇恨以色列。它们争先恐后地把自己所犯罪行推到以色列头上。

有一个人是在岩石殿犯下了卑鄙的亵渎罪行。这个人已经受到控告，并将在以色列法院受审。以色列政府已经表示惊愕和愤慨，并已迅速采取有力和有效的行为。然而阿拉伯各国政府及其同路人象举行宗教仪式似的狂呼乱叫之余，却发现这是煽动宗教仇恨和宗教狂热的极好机会。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掩盖阿拉伯人的恶行，把阿拉伯人的罪过推到别人身上。那些毁坏清真寺的人和破坏基督教堂及犹太教堂的人伪装虔诚，大谈特谈亵渎宗教圣地的事件。负责守护伊斯兰最神圣的殿堂的那个国王，虽经长时间地隐瞒出于政治动机而对麦加的大清真寺进行的并付出高昂代价的大规模袭击的详情细节，却要求整个穆斯林世界罢工，谴责在耶路撒冷发生的孤立事件。

我前提到过“同路人”。今天早些时候终于有两个人在这次辩论中发了言。波兰军事管制政权的代表竟认为在这次辩论中跳出来是合适的。乌干达的代表也是这样。

主席：我请波兰代表就程序问题发言。

韦兹纳先生(波兰)：主席先生，我十分尊敬地回想起一段时间以前——我相信是两、三天前——你曾经作出裁决说，在谈到议席上的代表时应使用正确的国名。能不能请你要求以色列代表遵守你的裁决？

主席：过去我已经说过一次，现在我重申对安理会理事国提出的这一要求。现在我请以色列代表继续发言。

布卢姆先生(以色列)：代表处于军事管制政权统治下的一个国家发言的波兰代表和乌干达代表在这次辩论中跳出来。让我告诉这两个人：“慈善先从家里做起”。

关于乌干达，我们中间有许多人近来由于大赦国际的一份报告而深为惊骇，报告中详细列举了自乌干达——我说的是现在的乌干达，不是伊迪·阿明的乌干达——传出的大规模侵犯人权事件，其中包括进行法定以外的处决、拷打、杀害被拘留和劫持的人。据一份报告说，3月底有70多人遭围捕之后不久，就在恩德培的卡塔巴兵营被杀害。据说这些人就埋葬在兵营

附近的万人坑里。从大赦国际1982年4月14日出版的这一份新闻稿中，还能找到更多关于乌干达大规模侵犯人权的事例。

所以我要向这些同路人再说一遍我刚才说过的话：“慈善先从家里做起。”

如果过去几天里安理会的会议仅限于阿拉伯人及其朋友冷嘲热讽的连祷式的念念有词，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够糟糕的了。但是攻讦以色列，只是周密拟订的、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折磨以色列的计划的一部分。现在除了这些手段之外，又采用了煽动宗教和种族不和的伎俩。叙利亚人、约旦人、沙特人对本国的圣殿犯下了许多罪行，却从来没有对此承担责任，也没有受到指控。这一切如果不是偏执——宗教上、政治上和种族上的偏执又是什么呢？这如果不是空前规模的伪善又是什么呢？

把这次辩论说成仅仅是出于愤恨将是天真的，因为通过联合国机构鼓动宗教情绪会产生可怖的极大危险。这种想法一定掠过了这里许多人的脑海。这个会议厅里有许多旁观者默不作声，这极为令人不安，使人们联想到我们认为属于过去的一段时间。

昨天提出的决议草案是整个辩论的全面反映。这一草案企图把以色列和擅自行动的一个人的罪行连在一起。

以色列倒准备考虑支持这么一项决议草案的条款：它提到叙利亚军队在哈马毁坏了95个清真寺和许多基督教堂，提到必须研究从袭击麦加大清真寺中吸取的教训，提到毁坏黎巴嫩的许多基督教堂和圣殿，以及耶路撒冷于1967年重新统一以前约旦人在那里毁坏了58个犹太教堂。

光是让以色列承担它没有犯过而且它已经谴责过的罪行的责任，而完全无视在同样情况下大举袭击阿拉伯世界中一切宗教的神圣处所的事件，这种做法是伪善的表现，是安全理事会所不会允许的。

主席：安理会根据它的临时议事规则第39条邀请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常驻联合国观察员克洛维斯·马克苏德先生想再作一次发言。在安理会同意的情况下，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马克苏德先生：我们本来并不打算再发言。然而最近几天、甚至最近几分钟的事态发展，表明有人企图歪曲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在耶路撒冷的伊斯兰圣殿遭到亵渎性袭击之后求助于安全理事会的目的。有人企图使安理会的议事偏离应有的方向，不再集中注意已经发生的事件和国际上对罪恶袭击伊斯兰圣殿形成的一致意见，转而把情况说成是好象这次显示出的阿拉伯人的团结和伊斯兰的团结，并不是明确表示整个穆斯林世界对这次罪恶袭击的真正情绪和义愤。企图从一开始就为耶路撒冷的占领国开脱它根据日内瓦公约和国际法所应负的直接责任，就是企图造成一种使人们不把耶路撒冷当作被占领土的局面，就是企图使国际社会已正确地认为是非法占领的状况合法化。

我们看到了以色列代表们来到安理会，拿着棍子，凡是对耶路撒冷和被占巴勒斯坦领土其余地区中的以色列当局的政策和行为提出疑问和批评的人，不管前后左右，都受到他们的打击。他们对待安全理事会的方式，几乎和以色列占领当局以坦克和刺刀对待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和叙利亚居民一样。

这一次显示出的阿拉伯团结和伊斯兰团结并不是罕见的；倒不如说，这是一种显示其特性的行动。不错，我们对内部的社会问题和发展过程可能有重大的异议和不同的反应。但是阿拉伯国家内部的辩论无论多么激烈，都来自我们国家间关系和责任的基本性质。因此，当阿拉伯和伊斯兰国家为了在耶路撒冷和其余被占领土上发生的罪行向安全理事会求援时，这是因为我们坚信、我们确信、我们信赖联合国及其各个机构、它的宪章和决议的可靠性和效力，这种坚信、确信和信赖正好和以色列惯常对联合国、它的宪章、决议和各个机构嗤之以鼻截然相反。说我们来到联合国是为了煽动仇恨，这完全不是真实的。事实上，这是和伊斯兰教信徒和基督教信徒的特性不符的，他们尊重犹太教和我们精神上、道德上遗产的组成部分，他们也知道，在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中，决没有哪一个穆斯林或基督教徒认为一个阿拉伯犹太人不是阿拉伯人。因为伊斯兰真正的价值体系，就象基督教一样，教导我们必须尊重一切宗教信仰。而正是出于我们想使容忍、同情和人与人的和解能达到一定的水平，我们才到安全理事会来。

把批评以色列或者谴责它的活动和行为说成是一种不容异己的表现，这简直是荒谬可笑的。以色列不能自以为它可以代表犹太教和全体犹太人说话。如果我可以这样说的话，以色列在哲学上就以多种方式篡夺了犹太教和全世界犹太人的代表权。正因为如此，我们才竭尽全力保证让联合国，包括安全理事会在内，处理这一问题，以免闹得不可开交。以色列的轻举妄动，从被占领土上以色列当局许多行为方式中可以看出的对非犹太人习以为常的歧视，以色列对别人具有的种族主义观念，以及以色列把犹太人和其他人分成两类并使这种做法制度化、神秘化和国家结构的一部分：凡此种种都是在耶路撒冷内外推行征服和吞并政策的以色列的行为方式的根源。

我们所要求的是和平解决冲突的根源，因此怎么能在这里对我们说，整个伊斯兰会议和阿拉伯联盟的所有国家向联合国提出这一问题是为了煽动仇恨呢？在我们的全部传统——阿拉伯传统和伊斯兰传统中，我们都是生来对谁都不憎恨。但是我们说，我们抵制吞并、占领、侵占和侵犯我们权利的行为是合法的。

如果说巴勒斯坦的青年和儿童在任何时候面对着以色列的刺刀和坦克而举起木棍和石块并被认为是暴力行动的话，那么这是那些致力于保持随着平等而来的尊严的人们的暴力行动。

以色列声称它是受害的一方，尔后顾左右而言地，胡乱攻击批评它的政策的人。这是以色列反复使用的、众所周知的手法。如果它对那些批评和谴责无法进行反驳，就设法破坏批评者和谴责它的行动的人的信誉和诚实的名声。

这是整个伊斯兰世界在感情上和道义上深为关切的一个问题。这是安全理事会必须处理的一个问题，因为从根本上说，袭击被占领的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圣殿只是开端，只是冲突的种子，而冲突在将来的某一时刻说不定会变得难以控制和不可收拾。

我们所以来到安全理事会，为的是促成真正的、历史性的和解，而不是煽动仇恨情绪，就象有人歪曲地宣称的那样。

伊鲁姆巴先生(乌干达)：以色列代表以他自己

和他的国家特有的方式，企图诽谤我国以及所有发言拥护巴勒斯坦人民的人。

这种诽谤并不限于对乌干达。我们都知道，他们还诽谤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诽谤施密特总理，诽谤国防部长卡斯珀·温伯格。安理会谅必记得，当以色列吞并戈兰高地，美国发表声明，向他们提出取消这一行动的时候，贝京总理就召见美国大使，教训他，说他们知道美国人在越南伤亡人数的说法是怎么回事，美国不应该在侵犯人权问题上教训他们——尽管美国还是他们的恩人。这就是布卢姆大使惯于进行并因而著称的那种诽谤。

至于我国，安理会谅必记得，它经历了一段法西斯独裁时期，现正逐步恢复之中。我必须说，以色列以前是和这个独裁政权保持友好关系的，直到情况对他们不妙的时候才作罢。

乌干达政府在人权和使国家恢复正常状态等方面一直和联合国合作。我们和以色列不同，它不许联合国人权工作人员访问以色列和调查人权问题。我国正在恢复正常状态，我们已经举行选举。有些人不愿接受选举结果和投票箱计票结果而进行了袭击。我们对已经指出的侵犯人权事件确实进行了调查。

但是以色列代表的做法是依靠一些报道，这些报道充其量是毫无事实根据的报刊报道。以色列代表的这些手法不能阻止乌干达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正当权利。

主席：我认为安全理事会已准备对审议中的决议草案进行表决。

因无人提出异议，会议决定如上。

我现在请希望在表决前发言的代表发言。

西堀先生(日本)：安全理事会又一次处理被占阿拉伯领土尤其是耶路撒冷的局势问题，我们看到，在复活节星期日发生射击圣城中无辜信徒的悲惨事件和轰击岩石殿和阿克萨清真寺的骇人听闻的罪行之后，那里的紧张局势加剧了。

这不仅使信奉伊斯兰教的人深感悲伤，而且也使所有热切希望保护圣城耶路撒冷这一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伟大精神传统的中心的人深感悲伤。

我的代表团对无辜人员的死亡和亵渎岩石殿及阿克萨清真寺的行径深感遗憾，我们担心被占阿拉伯领土的局势可能进一步恶化。我们强烈希望占领国以色列能履行它的责任，保护和维持被占阿拉伯领土内各圣地的神圣不可侵犯性，防止以后发生任何毁坏或亵渎圣地的事件。

因此我的代表团将投票赞成文件 S/14985 中的决议草案。

卡伦先生(圭亚那)：安理会再次开会审议被占阿拉伯领土的严重局势，这一次是应摩洛哥哈桑二世国王陛下以伊斯兰会议耶路撒冷委员会主席身分提出的请求而开会的。

促使提出这一请求的事件，是今年4月11日在耶路撒冷圣地发生了卑怯的暴力和亵渎罪行。那一天，一名以色列兵士——以色列人告诉我们，这个人精神错乱，而且是单独行动的——袭击和残酷地打死打伤在阿克萨清真寺里做礼拜的无辜穆斯林。

我的代表团也强烈谴责这一应受指摘的行为。对祈祷中的无辜穆斯林犯下的这一暴力罪行本身就应受到最强烈的谴责，但是这一罪行是在穆斯林人民最神圣的圣殿之一阿克萨清真寺犯下的。这一罪行不仅对穆斯林人民及其宗教，而且对全世界的一切宗教都是极大的侮辱。

我的代表团认为，以色列当局对4月11日犯下的暴力和亵渎罪行不能逃避罪责。必须把这一罪行和以色列蓄意推行的对被占领土上的阿拉伯人使用暴力、实行殖民化和吞并以及驱逐和镇压巴勒斯坦人的国策联系起来考虑。一个本身就一直无视国际社会的意志和巴勒斯坦人民合法权利的政府采取的这些官方行动，促使发生了这种残暴的罪行。

我的代表团将支持文件 S/14985 中的决议草案。

主席：现在我以扎伊尔代表的身分发言。

扎伊尔政府和人民真正感到震惊地获悉对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的和平信徒和岩石殿的亵渎性袭击。

耶路撒冷是全世界天启一神教犹太教、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崇敬的圣城，是对信徒们神灵启示的象征和

他们信仰的中心。用拉辛的话来说，新耶路撒冷是沙漠中出现的一颗明珠。神圣的耶路撒冷是一座穆斯林和基督徒因虔诚的信仰而结合在一起并在繁华的街道上混杂在一起的城市，它的神圣性历经悠久岁月一直是得到肯定的。

尽管某一种宗教信仰有一套教义和习惯做法，或者以一种合乎道德和神秘的方式对待人生——它们依据的不是神的启示而是理智、良心和人类的各种传统——宗教信仰总是从内心里迫使人们遵循一定的行为规则。它始终是一种激励人们行动、鼓舞信徒作出最大牺牲的主要力量，即使不是唯一的主要力量。信徒们认为宗教信仰是他们最神圣的义务之一，而一神教的精髓就是崇拜单一的上帝，正如圣徒托马斯所说的，其唯一原因就是他是创造和统治世界的原动力。

根据由来已久的传统，信徒们祈祷和举行宗教仪式，就是以目所能见的方式表现这一精髓。因此人们很容易理解，在这么一种气氛中，对他们的上帝、宗教、圣物、礼拜和祈祷的处所有任何不恰当的表现、任何不敬的行动，为什么被信徒看作是一种挑衅行动。因而它可能造成极端严重的后果。

你们知道，这种表现经常是战争的根本起因，因为亵渎行为往往被认为是攻击人们内心里最珍视和尊敬的东西：他的意志自由和尊严——总而言之，就是他的一切和他所代表的一切。而且还可以注意到，我们审议中的这一问题不仅影响到了穆斯林：任何别的宗教，任何别的宗教集团，都不能容忍对自己采取这种行动。

正因为如此，安全理事会才在许多决议——特别是第476(1980)号决议——里，重申需要尊重圣城耶路撒冷的特性和地位，重申凡是意在改变圣城耶路撒冷地理、人口构成和历史上的特性与地位的措施和行动都是无效的，必须按照安全理事会有关决议的条款恢复原状。

正因为如此，射击阿克萨清真寺和平信徒的行为——这是一种不负责任的、疯狂的挑衅行为——才使全世界的千百万信徒和整个国际社会深为震惊。事实上，在这个会议厅里，没有一个人不对在世界上最神

圣的城市里，在对信徒特别是基督教徒具有特别意义的日子——复活节星期天里对伊斯兰最神圣的清真寺之一所犯下的愚蠢的暴力罪行表示谴责和深感遗憾的。

扎伊尔的穆斯林和基督徒理所当然地具有和国际社会以及伊斯兰会议成员国一样的情绪，谴责这一亵渎罪行。

因此全世界的一致谴责，表明我们之间尽管有着十分自然的分歧——因为我们所处的情况不同——但归根到底我们都是同一个人类家庭的成员；因而也表明我们都承认和一致认为，有些事是不能做的，有些事是不能触犯的，否则就会违反我们的人性、我们的自由、我们希望恢复和保持我们原状的意愿——这些都是人类兄弟情谊的伟大链条中的环节——这样，我们也就能从这些思想中吸取力量来克服我们的分歧。

这次野蛮行动发生在世界上最敏感的地区之一，那里多年来——年数太多了——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复杂的中东冲突中互相斗殴。这就使这次行动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因为双方在感情冲动之际，都难以心平气和地、理智地说明，这一行动究竟是不是孤立行动，究竟是事出偶然还是有计划的挑衅。此种局势的严重性就在于此。

所以安全理事会必须一致表示普遍谴责这一行动；必须平息一批人被这一亵渎行动触及痛处而理应具有的愤怒；必须建议采取适当措施，以及建议以色列按照它根据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所承担的义务，加强警备，保护被占阿拉伯领土上的圣地和精神财富，使今后能避免这种具有潜在危险的形势。

扎伊尔代表团正是本着这种精神将投票赞成文件S/14985中的决议草案，而并非必然把这一亵渎和狂热行动与以色列政府联系起来，因为以色列政府本身已在安全理事会谴责了这一行动。

现在我继续负起我作为安全理事会主席所承担的职责。

安理会现在对决议草案S/14985进行表决。

进行举手表决。

赞成：中国、法国、圭亚那、爱尔兰、日本、约旦、巴拿马、波兰、西班牙、多哥、乌干达、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扎伊尔。

反对：美利坚合众国。

主席：表决结果如下：14票赞成，1票反对，无人弃权。这一决议草案没有通过，因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投了反对票。我现在请想在表决后发言的代表发言。

安东尼·帕森斯爵士(联合王国)：我国政府象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一样，对4月11日在岩石殿犯下的可怖罪行深感震惊。我们对遭到伤亡的人极为痛惜，谨向遭到伤亡的人表示真诚的慰问和哀悼。

在安理会中我们全都承认并且深刻地意识到，人们对有关耶路撒冷圣地的一切事物的感情是多么深厚。这种感情已表现在辩论中所作的许多发言之中。我们极为遗憾的是，安理会未能就一项决议草案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在这种情况下，我想我们需要反躬自问，在这件事上，有了一个决议是否于国际社会最为有利。

我国政府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因为我们想和大家一起共同谴责所发生的亵渎行为。然而我们这样做有一个条件，那就是这一决议草案不能对这一事件的事实作出预断，因为据我们所知，这件事正在调查中。在这方面，我们充分注意到了以色列代表的明确声明，声明说他的政府已立即强烈谴责这一罪行，以色列人民和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对这一卑鄙的行动同样感到嫌恶。我要乘机重申我国政府的坚定观点，即1949年8月12日的日内瓦第四公约适用于以色列1967年以来占领的一切领土，其中包括东耶路撒冷。我们经常明确谴责以色列在东耶路撒冷和其他被占领土上的行径，但同时我们承认，总的来说以色列当局履行了自己有关进入圣地方面的义务。

更广泛地说，我要重申，我国政府象1980年6月13日威尼斯宣言中所表示的那样，承认耶路撒冷问题

对有关各方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政府坚持宣言中表示的立场，不接受任何旨在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单方面主动行动，就该城地位问题达成的任何协议都应保证人人能自由进入圣地。

柯克帕特里克夫人(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首先我要表示，我个人和我国政府对你处理安理会的难题时所表现出的敏捷和出色的判断力十分钦佩。

美国对1982年4月11日在伊斯兰最神圣的清真寺之一岩石殿发生的愚蠢的暴力行动深感遗憾并予以强烈谴责。我们对因这一行动而在肉体上和精神上遭受伤害的人表示慰问和哀悼。

上星期五，即4月16日，里根总统会见了伊斯兰国家驻华盛顿的六位大使。我要宣读一下有关这次会见的官方报道。

报道说，里根总统

“表示他个人和全体美国人对上星期日一个精神错乱的人在全世界三大宗教都视为神圣的地区犯下的暴力行动都深感悲痛。总统表示他同情伊斯兰世界对它的最神圣的圣殿之一的安宁遭到破坏所表示的关切。他指出，这种关切是一切宗教的信徒所共有的。

“他重申，他确信耶路撒冷圣地的和平必须保持，并肯定美国将致力于为该城市汲取精神鼓舞力量的人们的幸福创造必要的条件。

“总统呼吁中东各国政府和人民努力缓和该地区的紧张局势，防止进一步发生暴力行动和人员的丧亡。”

我们认为，这一目标——缓和该地区的紧张局势和防止进一步发生暴力行动和人员的伤亡——也是安全理事会的主要目标。我国政府已经仔细考虑了这一点，但遗憾的是，我们认为我们刚才审议的决议草案无助于达到我们的共同目标。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它无助于取得建设性的效果，反而会进一步激怒该地区的人民，加深分歧，从而可能导致冲突。因此我们在谴责使安理会进行辩论的这一暴力行动的同时，必须反对这一决议草案，

因为我们认为它会使将来发生新的暴力行动的可能性增大而不是减少。

我们投票反对这一决议草案是因为它的序言部分和执行部分段落里用语的言外之意是，这一可怕事件的责任不在于这件事的个人，而在于已明确谴责这一事件的以色列当局。草案还说以色列阻碍伊斯兰最高委员会管理圣地的的工作，可是有证据表明，以色列基本上是小翼翼地尊重该委员会的作用的。

为了消除任何误会，我可以补充说，我们的投票并不影响我们长期以来对耶路撒冷地位问题的立场。正如里根总统于上星期五对穆斯林大使所作的解释那样，美国的立场依然如故，那就是耶路撒冷的最后地位只有通过有关各方之间的谈判才能确定。

主席：我感谢美国代表对我所说的那些友好的话。

多尔先生(爱尔兰)：爱尔兰投票赞成这一决议草案。我们这样做是为了对4月11日在耶路撒冷发生的事件表示关切。这个事件在过去一个星期里一直是安理会辩论的主题。我们感到关切有三点：第一，我们关切的是这件事立即引起的人员死亡和清真寺里无辜的旁观者和信徒遭到的伤害；第二，我们关切的是，对伊斯兰教圣殿之一的亵渎行动伤害了千百万人的感情和宗教信仰。第三，我们深感关切是因为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被占领土的局势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在迄今被占大约已有15年之久的全部领土上，现在显然是普遍存在着紧张、不满和疏远的气氛。我们担心在这种气氛中，星星之火就可能引起烈火，从而很容易地导致在该地区发生更大的战火。

由于这些原因，我们认为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以表示我们的严重关切是恰当的。我们感到遗憾的是该决议草案没有通过。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支持第3段中再次提出的观点，即以色列必须在所有被占领土内全面遵守和执行日内瓦第四公约的条款。

我这样表示严重关切以后，也要充分认识到和承认以色列政府已强烈谴责了4月11日暴行。一个人已经被拘留，现正对他提出刑事诉讼。此外，以色列代表于4月13日在安理会发言时表示，以色列人民和

全世界的犹太人都对这一暴行感到厌恶。我们认为，象这样表示深为关切理所当然是应该得到充分承认的。

就我们而言，我们认为以色列当局应迅速进一步采取必要措施，维护那么多信徒崇敬的清真寺的安全及其神圣性质，以免再次发生此类危险事件。

对我的代表团来说，当前这一问题又一次着重提出了我在安理会经常阐述的一点：该地区需要的是通过所有各方进行谈判并在充分考虑到这个问题的各个方面的情况下使问题得到全面的、公正而持久的和平解决。这当然必须包括耶路撒冷问题，因为这个城市在全世界三大宗教的信徒和该地区全体人民的心目中占有特殊的地位。

我们知道，要达成这样一种解决办法，往往似乎是一个遥远的目标。在安理会或其他地方为通过这样一种办法来解决那些根本问题而进行新的努力之前，我们只能尽力而为，在象这次事件有使紧张局势发生爆炸的危险时使紧张局势缓和下来。

我们考虑到这一点，才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它在实质上是谴责这一罪行，对亵渎圣地的任何危险行为表示痛惜，并要求全面实施日内瓦第四公约。

奥温尼科夫先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美国今天在安全理事会投的反对票是值得予以特别仔细考虑的。看来美国代表柯克帕特里克大使已经希望离开今天的会议了，她所根据的无疑是莎士比亚时代以来就著名的原则——摩尔人干完了事就可以离开了。

可是我认为，美国所投票的意义和它投票前后不祥的情况，是值得予以特别仔细考虑的。所说的前后情况意指三件事。第一，今年1月20日，美国否决了要求惩罚以色列非法吞并叙利亚戈兰高地的一项决议草案。美国投这一张票的意义是，美国准备原谅以色列兼并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领土。第二，今年4月2日，美国对一项决议草案使用了否决权，这项决议草案要求以色列撤销在约旦河西岸解散市政委员会和将三个城市的市长免职的非法措施。这一票的意义是美国允许以色列继续蚕食西岸。第三，今天，即4月20日，美国不许通过一项决议草案——我要说，这是一个很温和的决议草案——其中要求以

色列停止对耶路撒冷圣地的破坏行为。美国最近这一张票的意义是，总的说来，它不打算以任何方式限制以色列的行动。如果我说，美国投票反对这一决议草案，是因为它并不承认东耶路撒冷是被以色列占领的领土，我也不算是揭露什么了不起的秘密。美国象以色列一样，认为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统一的、唯一的永恒首都，这已为它今天投的票所证实。

现在所有这一切——甚至在美国站出来成为以色列的支持者和保护人之前——都意味着什么呢？最近几个月出现的情况是美国的政策发生了新的质变。美国已经抛弃了在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之间采取貌似公平态度的政策。以色列最近已被正式称为美国的盟国，它得到了华盛顿的无限同情。美国已经抛弃了它一度赞成的、不得以武力获取领土的原则。现在美国是在掩盖、因而也是在鼓励以色列在中东进行吞并领土的活动。

有些东西本来遮盖起来，现在已变得清楚可见，那就是美国和以色列间战略合作协定的实质，苏联代表团在昨天刚提到过这件事。现在那些人应该对此稍加考虑了；他们由于政治上的幼稚，至今还不明白这一点。美国和以色列通过战略合作协定，正指望在中东形成一股势力，指望吞并阿拉伯领土，把中东变为美帝国主义和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的殖民保护领地。为了加紧推行这一政策，美国使者正在中东到处奔波，寻找基地和其他坚固据点，以便将美国军队——所谓快速部署部队——驻扎在中东。

这件事不管看来是多么令人不快，美国的政策就是如此——这一政策有害于阿拉伯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有利于以色列，而美国在安全理事会中投的票正在保护它，并为之推波助澜。

主席：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要求发言。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法塔勒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犹太复国主义实体的这位以色列代表竟然认为可以——无疑也受到他的主子的鼓励——再次诽谤和指控叙利亚。

我们讨论的这件事不是一次孤立的事件。几乎每一个就这一问题发言的代表团都这么说。这是1948年开始的那个过程的继续。这个过程就是在犹太教化

的幌子下使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化，这就是说，利用宗教来达到殖民主义的目的。

我想，约旦代表昨天已经回顾了这一实体一直在进行扩张、吞并以及放逐、杀害和驱赶人的勾当并剥夺受到日内瓦公约保护的居民权利的历史。我用不着再讲了。

我们不应忘记，以色列在1967年吞并了耶路撒冷，去年宣布这一城市为这个犹太复国主义殖民主义实体的“永久首都”。然而我们要提醒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耶路撒冷就是西岸，西岸就是耶路撒冷。因此，当美国由于在戴维营达成的某些秘密或公开的协议，通过使用否决权表示必须把耶路撒冷区别开来的时候，对我们来说，这就意味着耶路撒冷和西岸一旦分开，西岸就已经被吞并了。凡是关心维持和平，关心防止我们的世界爆发另一场战争，关心维护本地区和全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的安全理事会理事国，都应该记住这一点，并进行深入的研究。

以色列在安理会发表这些看法的背后有某种想法。达扬先生曾经描述过这种想法。他已经死了，但是他和他的集团依然要对阿拉伯人遭受的种族灭绝行为负责——我不想提到别的任何人。他泄露了下述情况：

“犹太人村子就建在阿拉伯人村子所在的地方。你们甚至不知道这些阿拉伯人村子的名字，但我不怪你们，因为那些地理书再也没有了。不仅那些书没有了，那些阿拉伯人村子也没有了。纳哈拉勒(达扬所住的村子)是在马赫鲁勒村址上建立起来的，格瓦特(一个村)建在吉布塔村址上，萨里德(另一个村)建在哈尼法村址上，耶胡沙村建在特勒沙曼村址上。国内建立的村子里，没有一个以前没有阿拉伯居民。”

我不知道在建立起来的那些村子里，清真寺和基督教堂的遭遇如何。

这不是犹太人和穆斯林之间的问题。这是以犹太复国主义和全世界人民——不管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之间的问题。它关系到这里的每一个人，不管他属于什么宗教、教派、信仰和意识形态。

我本来指望——甚至希望——听到一度被称为

“教会儿女”的那些国家的代表捍卫耶路撒冷基督徒的利益，因为根据所有第一手材料，自从1967年以来已经有10万名基督徒离开了被占领土。我们知道，教堂、基督教的机构是不能接受外界的援助的。

我们知道以色列的权势集团如何挥霍金钱。在以色列，贪污腐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情。今天我们听到了关于另一个部长、第二个部长的新闻。

美国使用否决权是在意料之中的。我们可以看到在代表休息室里，在安理会的会议室里，这个超级大国在到处施加压力要删去“包括耶路撒冷”的字样，我以前已经说明过它这样做的原因。但是为了回答里根先生的白宫散发的新闻稿，我要说我们不需要他个人的深切悲痛。我们需要美国人民——也就是美国政府的悲痛。据说美国政府及其总统是民选的，但是他个人的感情并不能使我们离开我们所要达到的目标，这就是解放耶路撒冷。让他把个人的悲痛给自己留着吧。我们不需要这个。它于事无补，而只有害处。

它把耶路撒冷看作一个宗教城市。耶路撒冷并不仅仅是座宗教城市。耶路撒冷是阿拉伯穆斯林的城市，它被一种世俗运动，一种殖民主义运动所占领。该运动发源于欧洲，按照殖民主义方针而形成，它利用联合王国和其他国家在我们地区建立起了一个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基地，把它的霸权扩展到我们的石油、苏伊士运河和战略通道。这就发生了冲突。这场冲突不是宗教性的，而是政治性的。

主席：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要求让他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特尔齐先生(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以色列代表今天下午妄想拥有世界法官和新的上帝的权力，他这样做所表现出的傲慢态度可以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但我对此并没有真正感到惊奇。不过我应该说明一个历史上的问题，一件事实。我不知道他所说的在耶路撒冷被毁的58个犹太教堂的情况。我恰巧是耶路撒冷人，我一直住在耶路撒冷直到不能居住时为止。我知道那里有三四个犹太教堂。但是当然我得承认，在一些人的屋子里有类似小教堂的做礼拜的地方，数目可能是58个或者100个，具体情况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如果必须把全世界的每一个小教堂都当作大教堂，那么总

数将会是几百万个。不过无论如何，那些屋子是马格雷布瓦卡夫的财产，是被以色列军队而不是约旦军队摧毁的。所以我要建议我们这一位摩洛哥朋友——他出身于马格雷布家族——要求赔偿，因为以色列人把属于马格雷布瓦卡夫的屋子据为己有。耶路撒冷的犹太人与此无关。他们在该地区的财产总共只占20%左右。

然而，在结束这次辩论的时候，我要以耶路撒冷、巴勒斯坦、阿拉伯世界和伊斯兰世界中兄弟姐妹的名义，以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名义，感谢那些投票赞成该决议草案的安理会理事国。我也要感谢目前参加这一滔天罪行——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罪行——所举行辩论的一切朋友。我还要真诚地感谢美国政府代表投了她的那一票——她已经决定要离开会场了。这一票确实有助于揭露华盛顿政府的真正政策和意图，如果真的还需要有更多的事实来说明这一点的话。

我在昨天的发言中，说过美国

“有责任重申圣城耶路撒冷的地位并未改变，美国赞成坚持日内瓦第四公约的各项条款，重申它的各项条款适用于被占领的耶路撒冷。美国政府未能以十分明确的措词作这样的声明，我们巴勒斯坦人、阿拉伯人和全世界的穆斯林就只能理解为美国政府明确地、毫不含糊地赞成支持和鼓励以色列的政策和做法。”〔S/PV.2356，第27页〕

由于美国今天投专横的反对票来阻止安理会就以色列最近对我的人民犯下的国家恐怖主义罪行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且使用否决权来阻碍联合国的工作，它就十分明确而又毫不含糊地甘心成为脱离世界其余国家的孤家寡人和叛徒。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已经使安理会和联合国——人类的希望所在——变得软弱无力，毫无作用。

现在情况已经很清楚，当务之急是，阿拉伯世界、伊斯兰会议组织的成员国、耶路撒冷委员会及其可尊敬的主席和世界其余地区，必须重新考虑和重新评价它们与美国政府的关系。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必须为它对巴勒斯坦人民、阿拉伯民族，对伊斯兰教和穆斯林

信徒，对世界的和平与稳定的敌视态度和政策付出代价。美国政府已经选择了一个盟国，一个战略上的盟国，来反对它认为是朋友的那些国家和认为美国是朋友的国家。它和以色列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刚才再次得到了肯定。美国投反对票只是肯定了一个事实，即美国和以色列是共谋犯，美利坚合众国不再认为圣城耶路撒冷是被占领土，美利坚合众国政府认为并且实际上承认占领国以色列在耶路撒冷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合法的。美国在此表现的这一立场无疑是违反国际上的共同意见的。

主席先生，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领导下的巴勒斯坦人民而言，我们向你保证，我们在继续信任和信赖本组织和安理会的同时，依然决心以一切手段为恢复我们的权利，为在和平的国土巴勒斯坦和耶路撒冷实现和平而斗争。联合国有责任提出补救办法，通过巴勒斯坦的和平来实现公正持久的全面和平。如果联合国的作用象刚才显示的那样，受到安理会的一个常任理事国美利坚合众国的破坏，那么我们别无选择，只有采取其他合法的办法。我们用一切办法——罢工、游行、扔石块甚至爆破——抵抗外国占领，抵抗以色列占领我们的家园，都是合法的。这是我们的权利，我们的义务，各理事国尽可放心，我们是不会放弃我们的权利的。

主席：摩洛哥代表要求让他发言。我现在请他发言。

姆拉尼·曾塔尔先生(摩洛哥)：首先，总统先生，我要代表我的代表团向你和安全理事会的其他理事国表示感谢，感谢你们响应耶路撒冷委员会主席、国王哈桑二世陛下的请求，召开了这次安全理事会会议。在安理会的几次会议上，为了对伊斯兰社会因亵渎耶路撒冷圣地而受到极大伤害的、深感震惊的感情作出反应，人们作了令人感动的诚挚发言。

我还要代表我的代表团和整个伊斯兰会议成员国的代表团向投票赞成我们决议草案的许多代表团表示感谢。

刚才的表决结果尽管并不完全符合要求安理会举行这次辩论的人的期望，但无论如何改变不了在安理会和全世界对以色列的一致谴责，也决不能减轻至少

一个身穿制服的武装以色列士兵在圣地袭击和平信徒，亵渎和污辱伊斯兰最神圣场所之一的罪行的严重性。

以色列对这一难以言状的罪行所应承担的责任是无可怀疑的，因为贝京政府推行的彻头彻尾的盲目挑衅政策，一直在公开鼓励这一类潜在的或者现有的罪犯。以色列政府既没有设法也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防止这种罪行，而在以色列，古老的蒙昧主义组织却不断地对耶路撒冷的伊斯兰圣地进行最严重的威胁，而且令人遗憾的是在进行这种威胁之后就进行破坏和亵渎，就象这次对阿克萨清真寺和奥马尔清真寺所干的那样。

哈桑二世陛下在给安全理事会的信中说，以色列的责任是无可争辩的。国际社会再三明确地申斥和谴责以色列在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一切被占阿拉伯领土上违反法律、正义和公理而犯下的一系列罪行。

但是我们有信心，我们相信法律、正义和公理也

将在耶路撒冷占上风，因为伊斯兰社会象国际社会一样，也献身于和平与自由事业，不会不负起它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圣城耶路撒冷承担的责任，耶路撒冷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是自由、博爱与和平的象征。

哈桑二世国王陛下强烈谴责破坏和污辱圣城耶路撒冷并把它投入血泊之中的暴行和令人不能容忍的状态，在他给安全理事会的信的结尾有几句高尚睿智的话，完全适宜于用来结束这次辩论：

“在忠实友好的人们之间，只有容忍和互相尊重，而不是新的宗教战争，才能使耶路撒冷再次恢复其真正神圣的意义。” [S/PV.2352, 第12页]

主席：这次会议已没有发言的人了。

安全理事会现已结束这一阶段对讨论中的这一议程项目的审议工作。

下午2时45分散会。